

青羊宫,是成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地标,也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,被誉为“川西第一道观”。说起它的来历,很多人都会提到这样一个传说:“老子为关令尹喜著《道德经》,临别曰:‘子行道千日后,于成都青羊肆寻吾。’今为青羊观是也。”另一版本是:“老子为关令尹喜著《道德经》,临别曰:‘子行道千日后,以成都郡青羊肆寻吾。’今为青羊观也。”其原始出处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均引作《蜀本纪》,即《蜀本纪》,又称《蜀王本纪》。清严可均校辑《全汉文》载《蜀王本纪》写“青羊观”为“青牛观”,年代太晚,兹不取。

青羊宫的前世今生

□林赶秋(作家、青年学者)文 马千笑/手绘

■ 推测一:青羊观为蜀汉道观 ■

问题来了,首先,《蜀本纪》的作者是谁?《御览》和《寰宇记》皆未标明。而《华阳国志》说:“司马相如、严君平、扬子云、阳成子玄、郑伯邑、尹彭城、谯常侍、任给事等各集传记,以作《本纪》”。司马相如、严遵、扬雄、阳成子玄、郑廛、尹贡、谯周、任照等人都写过《蜀本纪》,不过除扬、谯的见人引用之外,其余各家《本纪》咸不可考。

那“今为青羊观”一节究竟出自扬雄《蜀本纪》,还是谯周《蜀本纪》呢?只需了解

一点道教常识,就晓得当然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。东汉末张陵入蜀创天师道,道教之雏形始告成熟。扬雄生在西汉之世,那时成都地面上断无“青羊观”之类的道教建筑。而谯周已为三国蜀汉之臣,史学名著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,第一位称引“谯周《蜀本纪》”及其内文的又正是《三国志》的注家裴松之。那时,道教方兴未艾,若有一座“青羊观”屹立于蜀汉都城也并非全无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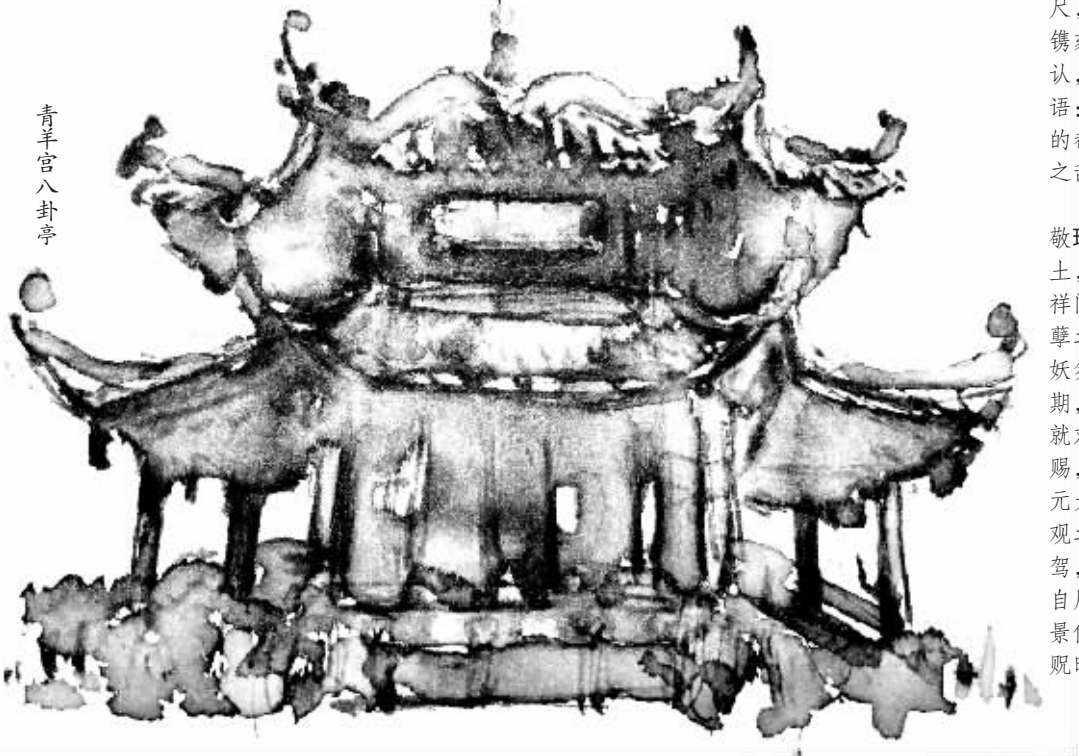
■ 推测二:青羊肆乃成都的市中市 ■

相比青羊观而言,蜀汉之时更有可能存在的是“青羊肆”。

成都少城南部本为商业区,其后扩展至城外郭江(内江)之南,故城门名“市桥门”,桥曰“市桥”。市者,买卖之所也。因此间有二江流抱,足资运输,且原为成都交通枢纽及货物集散之地,自汉武帝采纳唐蒙、司马相如的建议开辟西南、凿通运粮之后,商业便

越发繁荣,人口随之增加,因而渐向城外西南二江之间发展成为“南市”,与检江(外江)两岸之“车官城”、“锦官城”隔水相望。

南市区域在市桥之南,即今西较场一带,其中包括了青羊肆,一个用来交易黑羊的市中市。青者,黑也。现在青羊区的青羊正街原名“青羊肆街”,应该也是因此肆而得名。



青羊宫八卦亭



青羊宫的铜羊

■ 大殿内有铜羊二,它们是青羊宫的镇馆之宝 ■

灵瑞,分身,恐怕全是羽客的杜撰。而靠谱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:青羊宫始建于唐代。所以,清末傅崇矩《成都通览》一则云“唐时古刹”,一则云“唐之古庙”,定性极对。

为了让“青羊”落到实处,明代青羊宫内“有青铜铸成羊,其大如麋”。后来消失,估计是被张献忠拿去熔毁造钱了。

雍正元年,别号信阳子的廉吏张鹏翮将一头“藏梅阁珍玩”的单角铜羊从北京购回,移于青羊宫,“以补老子遗迹”。底座上有落款为“信阳子题”的一首诗,再次照应了《蜀本纪》:“京师市上得铜羊,移住成都古道场。出关尹喜如相识,寻到华阳乐未央。”好事成双。道光九年,成都张柯氏又延请云南匠师陈文炳、顾体仁铸造了一只双角铜羊,献给青羊宫。很快,此二羊成了镇馆之宝。

《成都通览》说:“大殿内有铜羊二,非唐物,乃前明显宦家之薰衣器也。”又说:“青羊宫大殿之铜羊,头有孔穴,乃古来贵人之薰炉,年湮代远,讹以传说,遂谓羊能医疾痛者。”薰衣器或薰炉都应指单角铜羊而言,或云是明代严世蕃家的,或云是南宋贾似道家的,无法定论。

最有趣的要数一个与摸铜羊能医疾病相反的事例,见于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汪埴《寄蜗残赘》一书:“成都府署二室内有石狮二,制作浑朴,高三尺许。人摸其头,则头痛;摸其身,则身痛。”

连载

人间宋词

经典宋词解读

李亚伟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连载

10

《千秋岁引》列入《钦定词谱》,这个词牌是王安石创的调,双调八十二字,上片八句四仄韵,下片八句五仄韵。后人也有写《千秋岁令》或《千秋万岁》,字数有出入。看来,多字少字都无所谓,作品好就行,词的规矩很多,但灵魂上是自由的。

别馆寒砧,孤城画角,一派秋声入寥廓。

客棹边捣衣的声音,小城里悠远的号角。一片秋意,正涌入人间。古人家家户户都会在秋天洗掉全家的衣服,好干干净净过冬寒冷的冬季,有亲人在外打工、从军的,尤其要赶时间洗净晾干他们的衣物,以便天凉之前寄送到远方父亲、兄弟手中,所以秋天到来时夜间常常有捣衣的声音。城头的号角声更是清越悲凉的,王安石在旅店听到的这两种声音是秋天里传递得最远的声音了,特别能激发寒冬来临游子思归的那缕缥缈的愁绪。“砧”,捣衣石,加了一个“寒”字,带出凉意;“寥廓”,高远的景象。李白的《子夜吴歌》里有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的名句。

东归燕从海上去,南来雁向沙头落。

往东回家的燕子飞出了海岸线,向南飞来的大雁飘落在沙洲上。这两句特别口语,为全词语言定了调。燕子往东是要跟随春天,大雁南飞是要前往温暖的地方,这两个意象写的都是飞鸟和季节之间的自然迁徙,一种生命本能的回归行为。

在辽阔的秋景里,燕子和大雁都在遵循自己的意愿完成生命的往返之旅,这很容易引发游子思乡或是重拾昔日梦想之情。王安石接下去要抒发什么,内容上差不多已经水到渠成。

楚台风,庾楼月,宛如昨。

楚王的好风,庾亮的明月,真的就在昨天啊。宋玉《风赋》里写道:“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,宋玉景差侍。有风飒然而至,王乃披襟而当之,曰:快哉此风!”《晋书·庾亮传》记载庾亮做武昌太守时和同僚下属们去武昌南楼一边赏月一边聊嗒,被传为佳话。“楚台”和“庾楼”是楚王和著名文人庾亮昔日悠闲快活的地儿,登台御风,临楼赏月,前人的自在情形对王安石来说,还宛若昨天。

无奈被些名利缚,无奈被他情担阁,可

一生到底该怎么活

《千秋岁引》

别馆寒砧,孤城画角,

一派秋声入寥廓。

东归燕从海上去,南来雁向沙头落。

楚台风,庾楼月,宛如昨。

无奈被些名利缚,无奈被他情担阁,

可惜风流总闲却。

当初谩留华表语,而今误我秦楼约。

梦阑时,酒醒后,思量着。

惜风流总闲却。

现在,我被名利拴在世间,被人情耽误在红尘,遗憾啊我那些梦想一直被冷落。“担阁”,宋人口语,后来写成“耽擱”。“风流”二字不仅仅是男女浪漫之事,实在要理解成王安石后悔自己缺乏男欢女爱的生活也可以,就这么地,虽然爱情很美好很重要,但能吏、政治强人没有什么私生活也是常有的。前面写燕子、大雁随季节迁徙,楚王、庾亮的自在快活,铺垫而已,最后整出来了两个“无奈”,一个“可惜”,不自由啊!当然,中国一直是官本位国家,“不自由,毋宁死”这句话中国人从来说不出口,因为官员们从来没有出来做过楷模。

当初谩留华表语,而今误我秦楼约。

当年我浪漫地吹嘘过自己的愿望,今天我连男欢女爱也被耽误。作者直接感叹名利耽误了他真正想要的人生,“华表语”是《搜神记》中的故事。辽东人丁令威修成神仙后,变成仙鹤飞落在城门华表柱上说:城楼还是老样子,人民早已不是以前的人民了。这里说的是世事无常的道理。秦楼是古代美女住的,文学史上著名的艳楼。思念旧情,王安石感到自己辜负别人,简直也辜负了自己一生。写到处,差不多了,到底儿了,坦白说出了人生的失败感。

梦阑时,酒醒后,思量着。

深夜里,酒醒后,我默默地想着。在长梦结束时,在酒醒后的深夜,想起自己的一生,好多往事历历在目,这一刻他才怀疑人生。这是结尾,一个政治斗士,说出了最苦涩的话,可惜,已没人听。也许,他自己也不愿听了。这首词大概为王安石晚年所作,写出一个官员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艰难选择,写出了一个梦魔般的儒学悖论。曾经一个简朴淡泊的人物,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终身迷恋政治;曾经一个终身热爱政治的人,没想到最后发现了自己的悔恨和遗憾。昔日有人抒情:问世间情为何物?直教生死相许。今天也定会有人感叹:问世间情为何物,真叫人终身痴迷。

(未完待续)

下期预告:苏轼:有一种生活叫“睡正美”。

回望炊烟——我的川菜岁月

张中尤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连载

01

编者按:张中尤先生是成都知名的川菜大师。近60年炊烟的陪伴,烹饪似乎注定了他毕生为之的修行,潜心于川菜传承的回归与创新的突破,应该就是他实现人生理想的终极追求。本报从今日起连载张先生的回忆录《回望炊烟——我的川菜岁月》,品味他把自己的从业经历与感悟,将川菜发展的起伏与变迁合而为一,同时换一种方式和视角去领略川菜文化的细节与精彩。

写在前面的话

2008年,我到了退休年龄,但长期繁忙工作的惯性让我有停不下来的感觉。

我十三岁半工半读进入膳食班,到六十岁退休,从事川菜烹饪的白案工作约四年,红案和餐饮管理工作四十多年,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都在餐饮业里,中间没有换过任何工作。其实,走上餐饮这条路,有违我父母的本意,他们都是知识分子,希望我像他们那样从事医生之类的职业。或许是时代造化,或许是个人兴趣使然,反正冥冥之中,我都把餐饮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。

厨艺是我的宿命。幸运的是,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杰出的老前辈厨师,他们给了我悉心的指导;在一些关键时刻,总有好心人的指引,让我抓住了人生的机遇。回顾几十年的川菜生涯,我经历了三个最重要的阶段——

一是在努力餐工作的十年。努力餐是成都知名的“红色餐厅”,在餐饮界享有极高的声望,是代表成都餐饮形象的重要窗口之一。自1977年到1987年,我都在那里工作,从普通厨师做到了厨师长、餐厅经理,业务技术日趋成熟,领导也充分肯定我的工作。没有努力餐提供的平台,就没有我后来在国外近十年的工作经历。我思想、政治上的进步也是在这个阶段,光荣入党,当选成都市人大代表、成都市劳模,四川省劳模,都是基于在努力餐的工作表现和组织的培养。

二是在国外工作的十年。我先后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及日本、德国从事川菜传播工作,其间还做过一段培训师出国的教学辅导工作。特别是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那两年,是我最难熬的经历。我是从努力餐被选拔,受外交部指派去联合国工作的,并很快担任

(未完待续)

下期预告:苏轼:有一种生活叫“睡正美”。

(未完待续)

下期预告:初入餐饮业·我的最后一个儿童节